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五十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
之富貴爵行富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里一和無道富且貴為取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
 謂大丈夫亦亦不亦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
 焉公孫五志氣脩整富貴道義重輕工公中子平原君謂應
 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不與
 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五戰國策貧賤常
 思富貴富貴必獲危殆宋四言長尺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

富家大吉家人富潤泰大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夫孝富而無驕勿語十四富富不仁為一不富陽虎云君子周
 急不繼富語小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
 富觀其所與連觀其所好下知止者且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
 鉅萬而貧者食糟糠食貧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
 同上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人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
 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沒頌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
 謂之貴貴萬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言非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
 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莊性重累印珥香貂乘大輪其
 則綺襦紵袴通籍則玉瑱青墀動則兩駟如舞坐則其
 列王維張公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其

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潘夫論

詩曰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芋左太冲老竟腰金重滿便玉枕

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

老門何處胡椒八百劑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壚山谷**富**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杜**貴**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劔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杜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益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歎曰吾嘗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苦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張然甚父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躰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閉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齊紀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憐之妹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富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饒每食不設几案使奴婢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愷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二曰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敗

華封祝富 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舜封人曰富人之所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

子別二九

四

家累千金史

大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下公富於猗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晏氏下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无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檇以田豐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貧氏以洒削而鼎食人前先反前先召先劉至世濁氏以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主取我俱任氏獨取貴美富者數世

郅氏鑄錢

文帝賜郅通蜀嚴道得日鑄錢郅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貴來名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貴人齎錢十方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无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王本論

將酒霍肉

鮑宣上疏曰奈何獨私養外親与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万數返從富容穀酒霍肉舍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大鴻臚上数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東觀漢記郭况累賞数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王子年

塢中金銀

董卓築鄯塢高与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万銀八九万奇玩

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魏志

石崇富後

石崇字季倫任俠无行檢在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金口宅輿馬擬去甘肅膳必窮水陸之珍後身有數皆以純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及一卅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以之六僕与貴戚王位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枝踈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应手而碎愷既愧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二四尺者六七株愷慨然曰失

富氏殖財

晉王戎園田水澆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貲錢數百久而未還女後歸貧成色不悅女遂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學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賣忍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錢

欲保富後

劉道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林惟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與殊勝東山真長曰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富无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室

王元宝巨豪常以金銀豐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礼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砥砧甃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室

守錢虜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原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變

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其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
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箠
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
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祖孝卑 見榮鄉門

稽古之力 見李樹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閣
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
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兵危者四十年檢書中今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
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恩公性演官兼將相階勳位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
於黃紙盡處著一个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
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後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
仕而卒

欲青涼傘見矣初門

官高愈懼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見儉門

貴不忘貧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耳易

季子惟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改祝婦遠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
子欺素尚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遂成中心汲汲求富貴又令
下人乃各競錐刀利隨分歸來一取妻孥息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天時故列侯老作勸瓜士春華何瞬
瞬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正荆杞深谷變為岸桑田成
海水熱去未消熱時來何足喜寺言枯榮若石覆珠未已

律詩

公子行

苦吟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堦微風飄紫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
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勸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實在於晚景若
少年富貴者其口無之羞亦鮮矣人至晚景始得富貴未免置第
佳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少年才壯雞犬宅
主人到了不肖歸司空隱詩云正守月時教歌舞自與他人
少年讀此一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苕溪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杜傳曲譜金書字圖記花名正家
牌曰此乃乞兒杜未嘗謂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綉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則叫拂花過簾幃中聞燕子飛梨花院
落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不

看人富貴語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韞玉京人父為左千軍將韞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
莎綠絨不捲銀龜噴香院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盡
屏展主人功業德國初六親聯駱駝朝車闕難走徇家世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怒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回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歲遂至承郎撫言

善顯富貴

桐江詩話云東坡送李留後知郾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
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謁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
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去長封金釵墜寶分行立玉壘高
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滿酒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呂化海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
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之呼之為春夢婆
雜著以下似富

貨殖傳敘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吝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賈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攻剽推理却人作姦握家鑄幣作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
其貫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櫻鳴琴偷長袂躡利徒目
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
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求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
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知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其宅別室之正備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

杖立于前聞猶語於階者曰其儼繩畦坻粟京稼壽善掛壁萬
世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晴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林所
粵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文入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粕塗車吾滿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
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埔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
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連專一室
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揭勞振乏已責紆逋同其
矣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董奴陷其說於壁間以
勸

藍縷服屐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然也甚此家無立錐之

地張良傳攻於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甚但交友疎棄必有

家人請讓願進之庭請嗣脩隨之養之一硬至之若而用故無宿給係託微也吾少也賤也貧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非去也甲上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述而貧賤

不能取此之謂丈夫滕文有賤丈夫焉孟子

詩曰兒餒呼郎罷妻寒怨葉枯曹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荆蘇深憂草上銜令踈澀杜本賣文為活翻空室困懸杜夜

字照蕪薪柴衣生碧鮮杜少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黃蚊吐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玉川我貧無一錡洪向皆四壁後山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

故繁坡

古今事實

律別六九 十二

華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駒以從原憲居蓬蒿之山併日而食子貢曰甚

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

其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鷄

子貢家貧衣若懸鷄

捉衫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衫而肘見納屨而踵快

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莊子

緼袍不恥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角金蓮花，挂挂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二十萬，為爾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中，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綵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草叢生。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摧勢去尤速，譬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可久長。傳語空遊子，且來歸故鄉。

古詩

事類

十一

十一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一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故謂之須捷。捷，謂其或謂之捷也。

梨下樓音樓或謂之梨樓。方言：雙貧空也。梨樓，有一

畝之心，環堵之室，雞門圭竇，蓬戶蓬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席

行傷哉貧也，空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為

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喪具於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貨

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子：家有長

卿，豈立之資。腹懷賢桑，絕粮之餒。柏子：空有垂馨。國語：車露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絮條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備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備也衣敝履穿貧非憊也

帶索而歌見和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中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擊不憚而去

來弊金盡

蘇秦說秦王言下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

文則十

乏絕去秦而歸則膝履躑躅自善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

家妻不下維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

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戰國策

以席為門見門門

囊滿繩樞

陳涉囊滿繩樞之子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昔犢鼻褲

無甌石儲

楊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銜無煙

王褒家貧土銜經日無煙土銜瓦錫也蜀人呼金為銜

衣食不充

郭林宗年二十行學在城阜屈伯參精廬之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卧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空

賣文為活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賣文日難請門

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言譏其多乞會亦隨指散之親故常自歎曰乞我亦以取則不知我者亦以取則

為取則

文選廿九

南史劉伯龍貧甚充其母也嘗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

龍曰貧困固自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見北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杖積五十年為學不倦林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是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異雖在清顯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雪中賜襦

謝州嘗見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屣耽學不倦眺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解與革充其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肩戲之曰絺兮絺兮絺兮其以風充曰惟絺惟絺服之無數

羸餒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飢不飽菜

孫樵曰飢不飽菜寒無襲衣

蓬實為麩

唐盧蔣曰貧者確蓬實為麩麥角穉葉為莖

膏兼天涼

姜子才少貧膏兼值天涼屠牛膏肉值天熱

貧屋無寒

韓愈上宰相書言人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財無貨之資無編

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不樂日散

唐朱挑推益州人被喪帶索人莫能測長史嘗執遺以鹿噴鹿鞞逼著鄉止委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日散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衙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何氏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惟財利以適人就公亦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姊姊匿之連傷腦上出血數升進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營嘗主齊源富民相里氏苛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過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陳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李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无以養曰吾今補子以李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李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宰乃肯日孫秀才也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傳說幸於版築 膠葛幸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灌嬰敗緒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日磾出於降虜

奕希窮困備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主日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叔備書 黃憲出貧賤又為牛醫

竇少君家貧為人所掠出傳十餘家

十六

郭泰出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太文六為能處斗

皆役乎 王高晝傭賃夜則燒爨 王猛鬻雨舂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魏黃

即其父嘗為縣卒及即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

呼其姓名藝文類聚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之名鴻漸滑稽命

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玉壺生詩話

古今事考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李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曾直
跋奚奴文擬王子淵僅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李記所載纔百餘字今
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宗有文
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為說其文意亦工

楊子道世離俗獨心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
禮薄義弊相与羣聚惆悵失志呼貧与語汝在六極投奔荒遐
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勿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以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稍梁我独藜冷貧无宝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樂不樂徒行負賃出處妨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志露肌膚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哉汝之為

文多其大

言汝遠寓窮處之顛尔復我隨輪飛吳天吉尔登山岩穴隱藏
尔復我隨隄彼高周合尔入海汎被栢舟尔復我隨載一戰浮
我行尔動我靜尔休豈无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之勿留
貧曰唯二主人見逐多言益咄心有所懷願得及之昔我之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一季世
級其昏惑驕奢之羣貧富自得律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此積肉為飯是用鶴逝不踐其朝三首吾身
謂予无俟言必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定能暑
少而習焉家暑不感等壽神山樂此不願貪類不干人比重蔽
子然露居人皆休揚子独无虞言碎此聲色厉自張攝齐而與
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与我連行余乃避席
併謝不直請不貳過問義則服長与尔居終无厭極貧之不去
与我將息

釋時論

管士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干畝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汶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无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亦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
 簡虫豸至乃空踞者以泓噌為稚量環玆者以淺刺為鎗鏃拉
 答者有沉重之書嗾閱者得清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讓聞其
 勇敢於饕餮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閱器
 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恠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无小大問是誰力冰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
 之門久馳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道錫文敬承明誨服我

初素

文別其

十八

初素

庭語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羸瘠或亦神心沮
 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
 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上之志當目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
 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
 輿糧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与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与電爭光
 子无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
 聞聲音若嘯若啼若歔嗷嬰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未

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
子幾十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干初門神戶靈我此
我呵也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隋荒熱燥濕然我非其鄉百鬼
凌大學四年朝暮暮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
其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誣於何聽聞云我當云是必去于信讒
有同於子也我思非人安用車船鼻噴鼻香糞糞可捐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悉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知也耶子之儔朋非
三非四在十去五病七除二各有主張立名字挨手覆羹轉
唯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久為為為為
傲數與名摘杖否微高托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惟惟苟苟不可時施益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事類

九

面醜心研利居而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志窮磨則憂且日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賞我雖寬凡此五患為吾五患也我與說
造訓能使我迷人莫能間因悔其行暮已復然蠅豈獨苟驅去
復還言木罪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眼假仆世掌頓脚六次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白足我所為驅我今去以點十癡人生
一世其幾何吾立工名百世不磨人君子其心不同惟非
於時乃與天通揮汗現髮身一牛皮於那其慕彼糠粃天下
知子誰過子雖遭人逐不忍不踈謂予不信請所尋詩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下亦謝燒車與鼎延之上座

遊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
溪石窮陳於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上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其為錢但狂
其不在紙裏中耳予滿讀淵明歸來詞云幼穉無之腹無諸粟
乃知俗傳言而有徵使病有儲粟亦甚微矣此論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志林

顏蠅巧於西貧

顏蠅與齊王遊食必太平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蠅辭去曰
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實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非神不全蠅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知此連顏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非獨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之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鮮然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入珍膳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蠅固巧矣然
非我之及於貧不能知蠅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安老帶索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飲暢高言飲袂不政
肘藜藿之酒斟豈忘心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漁米仇麗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遠成都壁立何家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逆遭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
路荆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

斗牖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畫說
生榮華嗚嗚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肯足不願餘粟林猶一校可
為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鬢答云君不
知位重多憂虞比里有寒士甕牖細為樞出扶為公杖入卧端
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四五東家
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等晝夜不安古凶凶者匹
婦配匹夫布裙行賁春短陌坐傭書以此求以食一凶心有餘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以達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置以以
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三別十九

十一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礙
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太行鏡破不以元蘭不
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一稊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表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以賈
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餐此強強
二以九祝噎一嗟以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以青
知白日下清溪以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以唐人以於為詩而洒於聞道以郊嘗有詩云食
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賦以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良
以卒窮至死以使隱

顏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衲自纏裹論事直以

空觀書曲肱卧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于喫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烏鳥鏡裏
現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三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飢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舊傷懷抱嗚呼七語芳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不
章歎老嗟里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開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

力學未嘗廢二十一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云二

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諸前事到與

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

唯有泉聲慙素襟益戒錄

飯後埋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穎公去

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

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同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青箱雜誌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君家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言天道福善禍淫湯誥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

禍家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孟子

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

有與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

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故

平董奈未嘗擇善

劉禹錫天論禍是自求禍也孟子則曰常病

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

王符論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

施 柳又夫獸深居而簡出鳥悅而喙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

求多福大明降福穰 陰福簡 執競福祿如茨路洛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

提福相如傳休嘉即隱志西漢札崇

林於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

也莊子控可食故伐之濠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莊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白燦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

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縷子燕鷹鷲而

受縲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

辨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類

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變石有量犀有通以取既

於人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愛

情於人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荀子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間誰復與旨揮韓

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罪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禍

杜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泉自焚杜龜以靈故雉以文

故醫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

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政

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

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稽消然歎曰吾放於此乎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羸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主霸由是觀之何處不

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平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

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

臂人平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于郢二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烏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乱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拯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札致禍

晉慈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札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慈康卧龍不可去公元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寤之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静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以勇死以智困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裴弘以智困淮南子吳錯以智死巨譚傳

以俊死以辯亡

鄭畀以俊死鄧析以辯亡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脩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託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恠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二郤詵伯宗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用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以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取擊獄死

誅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誅謗之言坐棄市東吳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小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嚴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街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救軍无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救軍千為兵以備後軍故臣无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通監

借以報讎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必

及其雖不可從也古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二二恐竟禍及已乃私求媾
力高毒於改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
給事官中后乃陰賜去腐者言論之遂侍太后私通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廷守漢景紀

樂禍以下皆樂禍

王子頽身五大夫樂及徧弄鄭伯曰王子頽歌弄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一

幸災

秦饑乞糶于晉二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亡昔施幸
災民所棄也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臨
命誅曰胡种樂人之禍二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
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穰官為然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
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

擇其追何如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楚仲歸父以言卜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
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
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
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
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能
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上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
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讒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
如夫逃者五六以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
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
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
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之赫二之路顯二之機抑
下既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在自致身於刑禍之方
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惟於
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跖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戾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班
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其刀刑思其生得所豹大飽臭腥顏一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

解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重難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活變无咎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全身遠害 君子湯湯天下學士逃難解 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真真 人何慕焉 雲中白鶴非鴉鷂

之網所能羅矣 魏都原傳 舉足畏逢 仇低頭惟避 謗 歐黃雀死 昭九厥罪在 啄粟 翫

卒不近人 何為 亦窮 臨川

古今事類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批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 毋社 蕭大夫與司馬

卯言呼申叔展 晉楚大夫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

曰無 二物所以禦濕使无社 逃泥水中 无社 河魚腹疾奈何

曰日於脊 鳥九切 井而拯之 若為 幸為 哭井則已

見幾先夫 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幸 終存焉 號而出

范蠡與公踐既城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秘病不刺人或謔種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橐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昧 不無以糊其口 腐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 范曄傳

布匿留柳

李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迎見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長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羸而避也

漢陳平自楚間行以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而要下有寶器金二百之欲殺平心恐解衣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延止

融藏張公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判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

兄弟百舊亡抵於融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也謂曰兄雖在外吾不能為若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泚儉得脫走遂并收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也融也當坐之融曰彼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廢焉

避難復辟

後漢趙歧字邵始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瑋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道不由德輕侮之歧又數為貶議瑋後為京兆尹果盡殺歧家屬歧逃難四方江淮盜賊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生二十餘察此非常人呼與其載歧懼失色嵩家問曰視子非常當驚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嵩北海孫寶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

曹中數年休也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囚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祕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圍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村根和喜辭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
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
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侍御史

畏劉輿臆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劉輿傳

散黨避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
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
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
君言亦復佳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摠角從伯敷謂無似已怕以自隨出則同輿
入則共寢敷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敷去錢鳳謀逆允之悉聞
其言慮王敦疑已便於卧敷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敷果照視見
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

省以敦國謀議白詔與王導俱啓明帝

思歸免禍

張翰字季鷹吳人純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舫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名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囹辟為大司馬掾囹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二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与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滬俄而囹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野服免禍

野服免禍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与白居易刘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閹力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閹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買田自活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父之哭止復彈指父之彈止罵詈父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与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婦計以自活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也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菟而顧犬亡羊而捕牛未為晚也 戰國策

危言自恐

崇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忠遭害者恐不知略云玄靈決辭將
安羽亡鷹集橫厲鷲徘徊兮增若浮歛動利機兮叢棘接一曷
可棲兮茂忠忘身自統罔兮宛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汎
瀾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嗟
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控其頤遊曠迥兮反
亡胡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琯故
相又嘗薦武後為巡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
甫數矣李白作蜀道詩為房与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
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閣複壁以石墮地
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鉅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阻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以駕幸瀘淵密詔尽付西部得
便耳沒事會邦人大雉有告禁卒欲倚機為亂者密使麾兵被
甲衣袍伏庑下燕中明日尽召賓僚兵官置酒繼闕无一人預
知者命餅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
齊出尽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勳訖昇苑墜命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安長股慄 必田

無志檻車 以下係思患

管州將兵進喜道射威公中鈎後曾桎梏管仲而送於齊二以

為杜謂威公曰願君无忘射鈎臣无忘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代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宝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妻亭立彌濇
沈河參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紫
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肅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構射崇韜曰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受清凉莊宗
默然然遣允平起樓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詠

王簡文粹

